

断鼠

陈梦雅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断鼠 / 陈梦雅著.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2. 2
ISBN 978 - 7 - 218 - 07426 - 9

I. ①断… II. ①陈…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
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54561 号

DUAN SHU

断鼠 陈梦雅 著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人: 金炳亮

责任编辑: 梁茵

视觉统筹: 黄河

责任技编: 周杰 黎碧霞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址: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 (邮政编码: 510102)

电话: (020) 83798714 (总编室)

传真: (020) 83780199

网址: <http://www.gdpph.com>

印刷: 广东信源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书号: ISBN 978 - 7 - 218 - 07426 - 9

开本: 787 mm × 1092 mm 1/32

印张: 8.5 字数: 132 千

版次: 2012 年 2 月第 1 版 201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 (020 - 83795749) 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 (020) 83790604 83791487 邮购: (020) 83781421

断鼠

.....

断鼠

陈梦雅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人民出版社

· 广州 ·

目 录

织锦	7
乡野童话一则	27
Quiler, Thusex 以及 SuperMario 里的那种花	61
断鼠	77
时疫	125
二十七年	139
牛肉下有几个人	199
将水儿兑凉	255

织锦

我的名字是织。部首是绞丝旁,右边是“一只斑马”,不,是“一只海鸥”的只。原本我不叫这个名字,念寄宿高中时瞒着父母自己改的,我的本名现在被用来印在由我出演的影视作品的封套上。你们现在看见我站在淡蓝色的公交站牌旁,望着街道右侧某间面包房的出口,那儿有一些人正走出来。阴天。

或许你们会以为我大概只有155cm,实际上我的身高超过了160cm,稍微细心一点儿的人会知道这是为什么。我穿着过于宽松拖沓的白色衬衫,下摆一直延展到了大腿。袖子挽着,左边袖口上的扣子就快要掉了,拖着一截线头垂落在布料的某个褶皱处。裤子的颜色和对街第三家五金铺的橱窗一样,透过那些深茶色的玻璃可以隐约看见火光。我挪了挪脚,这双新鞋子对我来说有些小了,我不知道你们是

否会喜欢这样的平底皮鞋,它们其实不太时髦。裤子的长度也不那么合意,商场的裤子在结账后总是需要再加工,在这点上我更喜欢裙子,工作时通常也是穿裙子更为便利,但是已经立秋了,我的小腿受凉之后夜里便会没完没了地抽筋。我不否认那很过瘾,但当枕边总有别人时除外。

这会儿我把目光从面包房移向街道另一侧空荡的转角,所以你们能够看见尚未被完全清洗干净的残妆,主要是外溢的眼线,嘴角的口红渍,脸颊外周像正在蜕皮般深浅不一的肤色,以及因为被纸巾用力搓揉而略微充血的唇。

除了服装不太合身之外,构成身板视觉缩减的原因还涉及娇小的骨架,譬如说肩膀以及胯部很窄,另外骨头本身大概也比较薄,虽然经常在片场开拍前听见诸如“织……你真瘦”之类的话,但他们后来便会发现其实我浑身上下长满了肉,甚至包括脚踝附近,每每被握住达到一定时间强度后总会在脂肪上留下鲜明的紫红色印记,宛如镣铐。但比起胸前,背部,以及腿上那些大面积的淤痕来说并不算什么,虽然它们同样会逐渐隐没在肌理里,直到被另一个陌生人的身体所召唤,于是再次在温暖的气流里烘焙出像季节性瘟疫般伤感的颜色。那都是令人无比

眷恋的情节，一段段栽种在皮肤上，被短暂地饲养，尔后仿佛是缢绁的潮汐在受体里消褪，仿佛是阵雨前的气压在愈渐残暴的乌云里被解析，化成水滴划过独自偎依的窗阁，并且只能在每一次进食的时候借观察止瘾。摄制临近尾声时，在录影棚的床上心存感激地注视着对方喷涌，回家后打开蓄水池，解开自己，在日记本里记录每一处淤积的新生、进程与弥留。这是那本淡紫色书写簿的唯一功能，十几年前父亲给我的节日礼物，直到它被转送给 3334，3334 是他在另一家录影带制作公司艺员部的编号。他是我的未婚夫。

决定和 3334 结婚前我有一个女友，她是我第二个女友，也是同行。第一次和同性交往是二十岁的时候，对方是个孤儿，在各个亲戚的辗转寄养下逐渐成人，她的名字叫雪。那时候我对自己能不能和女人牵手接吻这类事完全没有谱，雪说想和我在一起，我似乎回答说要考虑一天，可实际上从当日半夜四点开始直至次日黄昏我一直蜷缩在天台的阁楼里，那儿有父亲离开后留下的鸽笼和满满一箱子印刷机器上的零碎部件。我将大部分时间都用于给那些形状各异的金属们取名字。第二天晚上我送了几个微

型刀片给她，她接过去说上面有血渍，我说没关系，你可以用它们来修指甲。现在我已经不能完全记起她的容貌，但有时清晨醒来看见上任女友粉色的脖子时也会忽然想到雪。雪的颈后长着一颗圆痣。雪很白。

分手是因为雪要渡江去另外一座城市。我听说她是要去那里结婚。我又送了她几枚零件和一双丝袜。那天下暴雨，电视新闻上说江一直在涨潮，洁白的雨粗重地在江面上激荡，远去的船只不时被推到浪尖儿上，我想起船上的雪，想起她在阳光下延展开来的猩红的蹼，透明的手指，直到渗过天花板的雨水落了下来，淋在被吻过的地方，她多么暖，而父亲的鸽子笼在不断的冲洗过后褪去了锈迹，露出血管般的青茎，从底部不断向外汨汨流出被割弃的旧质。那一箱积压的碎金属也湿透了，散发着霜雪消融在精液上的气味。

3334 的上一段感情维持了十年，他在第四年转行做起了成人影片的演员，之前他编程序，据说还写过一本书，内容不详，那个女友似乎是名作家，他的电脑里存有她曾经写下的一些作品，但我不曾读过。决定结婚后，他才允许我去他家，之前我连他家具体

在哪个城区都不知道。有时我会，譬如在吃鱿鱼饭的时候打探其居住环境，又譬如可是他给自己买了个小闹钟的时候，还有一次他在金鱼铺子里背着手看了半天却什么也没买，这种时候我也会提出“你家在哪儿，想养鱼吗”之类的问题，他却总是回答什么南边儿、南方之类。

后来我才知道，他的家根本不在这个城市，而在江的北岸。

然而他的住处的确在城市南边，那儿与铁路区毗连，沿途都是些超过了四十年的老房子。他的窗外有树。“你知道这是什么树么？”我第一次去他家的时候，他问我。我没作声，我不知道，他一手提着菜一手取钥匙开门，“她也总不回答别人问题，这棵树和她以前单位楼下的那些树一样，开春的时候就有人在马路边上卖桑葚，也不知道她有没有买过。”这是他对我曾经提及前女友的所有话里分句数目最多的一次，但并没有令我的情绪产生什么变化，我其实对他以前的这些事并不太上心，我只是回忆起桑葚来，它们令我联想起儿时见过的某种妇科病的皮肤症状，我还记得那个女孩的父亲每隔一天便会带着她去医院输液，他们住在我的隔壁。

那天，他的电脑一直开着，文件夹按照序号被编

排得很整齐,我是三号出生的,或许是因为这个原因下意识地解开了“[3]”。在那里面,文件才开始拥有真正的名字,比如说“[小说……]”。雪很喜欢看小说,她经常翻弄一本名字里有一个“桥”字的小说集,她曾经央求我赠送一些书签给她,但在我的天台上没有什么多余的材料可以加工改制成书签。我说过,那儿只有一个笼子,和一箱子印刷机零部件。

坐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我告诉 3334 自己住处对面有一间大工厂,“他们那儿有一支烟囱特别高,暴雨即将来临时吐出的雾格外清晰,也许是因为那时候天上的云太黑了。”我还告诉他自己蛮想过去转悠一圈,但有些担心被认出来,他的筷子之间夹着豆荚,嘴角似乎在微笑:“我在地铁里被认出来过。”“是吗?你这么受欢迎呢,我其实还从来没被认出过呐。”这时我可以肯定他的确是在笑,看着 3334 舒心的模样我也觉得特别愉快,趁着都高兴我继续啰唆道:“那个‘[3]’,就是以前的女友吗?”“你看了么?”我摇摇头,用筷子在鲑鱼的背上胡乱捅了几下,“要不你送一本你自己的书给我吧。”他并不应我,只是没头没脑地问我:“你喜欢什么样的女人?”“很多种嘞,”我沉吟了片刻,“呃……我们的婚礼需要伴娘

吗？不需要吧？”“那些事都随你，你想找谁呀？”“我们公司有谁合适呢……”我一边吃着 3334 亲手做的鱼一边煞有介事地嘀咕着，其实我和她们一点儿也不熟悉，名字几乎都喊不上来，我瞥了一眼 3334，他正专心致志地向外吐刺：“谁呢，谁比较合适……”

初次去他家的时候，一直感到胸腔里沉甸甸的，又似乎是胃被一堆东西压住了，而且不论胳膊、手心放在哪儿似乎都是黏糊糊的。决定结婚时可都没有这么样。

“那你想结婚么？”这句话是他在电话另一端先问起我，之前我极尽编排之能事地把摄制组里一个灯光师结婚的前后经历讲了一遍，其实我也不过是听另一个搭戏的女演员讲的。他们，也就是她和男演员在剧组和宾馆协调场地纠纷时一直在议论那件事，我在床沿上坐着发短讯，多少听到了几句，但就这几句却被我用来熬了两小时的电话粥，所以不少细节完全是我自己臆造出来的，什么他们去拍婚纱照之前吃的是韩国冷面啦，什么他们宴客时专门雇了艘船在江面上漂啦，什么新娘有两个孪生姐妹啦，还有什么我没去是因为女朋友生病住院了得去陪她啦之类的谎话。“那你想结婚么？”“喔，雪也可能早